



越中揽胜 石屋禅院

文\谢剑萍(本刊特约记者)



《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四》云：“炉峰之阴有奇石。『之阴』二字指的就是香炉峰西侧长约2华里的一条东西向峡谷，当地人称『大吞』。”

石屋禅院，这个地方连绍兴本地人也很少知道，但其实它离绍兴古城很近。如到大禹陵，它距那里不过两公里；如登香炉峰，它就在炉峰下。石屋禅院雕刻有七八尊佛像，均贴山壁而雕，大的高约二米，小的也有七八十分，造型为西方三圣、观音两尊、弥勒一尊、地藏一尊。据考证，这些佛像皆雕琢于明代，距今已超过400年。

更有价值的是，历史上不少名人诸如勾践、张元忬、张岱、徐渭等都与此石屋禅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曾是越王勾践议事休息的石屋之所，是明代绍兴名士张元忬的书院故址，是一代散文大家张岱埋头苦读之处，更是“四明狂客”徐渭常来的寺院。

《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四》云：“炉峰之阴有奇石。”“之阴”二字指的就是香炉峰西侧长约2华里的一条东西向峡谷，当地人称“大吞”。此谷由于“奇石”的存在，自古便是从西侧上香炉峰的一条别具风光的游览路线。从香炉峰西麓的九里入这条峡谷，迎面是一条缓缓流出的小溪，名为“陶溪”。陶溪中段，有一条沿岩而凿的石佛长廊，相传这长廊为明朝的一些名僧大师汇聚于此处寺院宣讲佛道时聘名工雕凿而成。

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寺庙建筑，建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造，门口有当时的绍兴县文保所立的碑，记有石屋禅院的文字。

长廊石佛坐北朝南，为明代造像，四龕七尊，大小不等。从第一龕至第四龕，相距80余米。首龕，刻坐佛三尊，就在寺庙建筑内。佛高1.2米，座高0.5米。皆端坐仰莲，神态安详，形若讲经，面露笑意，很有世俗亲近感。边框有对联一副，上联“不必远求”，下联“知此即灵”，横批从左至右分别为“药师如来”“释迦慈父”“无量寿佛”，均为行楷，每字0.2米见方，象征东、中、西三个世界的佛。



第二龕为两尊观音立像，皆为摩崖石刻，均有1.6米高，净足而立，慈眉善目，体型丰满，神态静娴，观音的手上还执有佛珠和莲瓣如意仗，很有明净清丽、典雅圣洁之感。这两尊观音立像最近一次引起关注还是在20年前。摄影师董建成造访该处时意外发现，这两尊观音立像的容貌与世界名画《蒙娜丽莎》颇有几分神似，都显露出神秘的微笑。佛像左上角各有祥云，云上栖衔环仙鸽和净瓶，瓶口插笏。龕顶铭文为“慈悲喜舍”四字，龕两边亦有联语，字迹已不清。



第二龕为两尊观音立像，皆为摩崖石刻，均有1.6米高，净足而立，慈眉善目，体型丰满，神态静娴，观音的手上还执有佛珠和莲瓣如意仗，很有明净清丽、典雅圣洁之感。



第三龕是一尊彌勒佛坐像，像高0.8米，座高0.2米。右手握佛珠，左手搭膝蓋，形態生動，栩栩如生。左下解有銘文，字跡亦已不清。

第四龕為一尊地藏佛，像高1.2米，頭戴毗盧帽，兩耳垂肩披袈裟，全跏趺坐，右邊一獅。

這一組七尊珍貴的石佛造像，據有關部門考證，約建於明代中葉，距今已超過400年歷史。

繼續沿石階前行，“飛來石”“一线天”“石庫門”等勝景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石庫門”，徐渭曾點評說“因石以覆，則为天瓦”。

最早此处为一座寺庙，后来里绅张汝霖将其改建为书院，邀请当时的一批文人墨客来此吟诗酬唱，徐渭就有《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各赋一篇令予为序》诗一篇，王阳明也撰有《石屋》诗曰：“石屋天然结倒棚，乳珠欲滴玉孤撑。云物不来我解得，为多佛像与人名。”而张汝霖的孙子也在此处博闻强志，伴风苦读，终成明代一大家，即后人公认的晚明著名散文大家张岱。





再向上，有一块巨石从岩间跃然而出，状若燕窠，遮盖半亩之地，称之为“燕台石室”。《越绝书·记地传》上载“其山上石室，勾践所休谋也，去县七里”，这里还有一个越王勾践的传说。

据史载，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投降成俘。后历尽劫难回到越国，他结庐反思，卧薪尝胆，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光阴中，与文种、范蠡等一千人马扎进会稽山中，共商灭吴大计，而这燕台石室就是他和大臣议事休息的场所，后来终成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痛定思痛并继而打败吴国的历史见证。

石屋禅院，虽不知见证着多少僧侣墨客们的文化故事，然历经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如今只剩下这几尊石佛还寂寞地镶嵌在一片林海中，任凭风霜雨雪的吹打，逐渐消褪昔日的辉煌。🏠